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子部

北夢瑣言卷五

宋　孫光憲　撰

令狐公密狀 木匣頭附

唐太和中閹官恣橫因甘露事王涯等皆罹其禍竟未昭雪宣宗即位深抑其權末年嘗授旨於宰相令狐公公欲盡除之慮其寃乃密奏牓子曰但有罪莫舍有闕莫填自然無遺類矣後為宦者所見於是南北司益相水火洎昭宗末崔侍中得行其志然而一作以玉石俱焚也

已乾符後宫娥皆以木圍一作圍頭自是四方效之唯内官各自出樣匠人曰斫軍容頭特進頭至是果驗也

李遠譏曹唐

唐進士曹唐游仙詩才情縹緲岳陽李遠員外每吟其詩而思其人一日曹往謁之李倒屣而迎曹生人質充偉李戲之曰昔者未睹標儀將謂可乗鸞鶴此際拜見安知壯水牛亦恐不勝其載時人聞而笑之世謂渾詩遠賦不如不倣言其無才藻鄙其無教化也

中書蕃人事

李肇國史補云貞元末有郎官四人自行軍司馬賜紫而登粉署省中謔之為四君子也唐自大中至咸通白中令入拜相次畢相諴曹相確羅相劭權使相也繼升巖廊崔相慎猷曰可以歸矣近日中書盡是蕃人蓋以畢白曹羅為蕃姓也始蔣伸相登庸李景遜尚書西川覽報狀而歎曰不能伏事斯人也遽託疾離鎮有詩曰成都十萬户勉若一邊毛亦博陵之比也近代吳融侍

郎乃趙崇大夫門生即世日天水歎曰本以畢白待之何乖於所望歟其不大拜也

徐相譏成中令

唐乾寧中荆南成令公汭曾為僧盜據渚宮尋即真命末年驕辨每事標特初以澧朗舊在巡屬為土豪雷滿所據奏請割隸相國徐公彥若在中書不為處置由是銜之相國出鎮番禺路由渚宮成令雖加接延而常快快饌後更席而坐詭辯鋒起相國曰令公位尊方面自

比桓文雷滿者偏州一彯草賊耳令公不能加兵而怨朝廷乎成公赧焉而屈東海文雅高談聽之亹亹成令雖甚敬憚猶以嶺外黄茅瘴恚者髮落而戲曰黄茅瘴望相公保重相國曰南廣海黄茅瘴不死成和尚葢譏成令曾為僧也終席慚恥之

韋尚書鑒盧相

唐大中初盧攜舉進士風貌不揚語亦不正呼攜為彗平聲葢短舌也韋氏昆弟皆輕侮之獨韋岫尚書加欽謂

其昆弟曰盧雖人物甚陋觀其文章有首尾斯人也以是卜之他日必為大用乎爾後盧果策名竟登廊廟奬拔京兆至福建觀察使向時輕薄諸弟卒不展分所謂以貌失人者其韋諸季乎

薛逢賞王助

唐大中初綿州魏城縣人王助舉進士有奇文蜀自李白陳子昂後繼之者乃比侯也甞撰魏城縣道觀碑詞華典贍於是薛逢牧綿州見而賞之以其邑子延遇因

以改名助字次安壯其文類王勃也自幼婦刋建薛使君列銜於碑陰以光其文雖兵亂焚蕩而螭首巋然好事者經過皆稅駕而覽之助後以瞽廢無聞於世賴河東公振發增價而子孫榮之其子朴仕蜀至翰林學士

陳陶癖書

大中年洪州處士陳陶者有逸才歌詩中似負神仙之術或露王霸之說雖文章之士亦未足憑而以詩見志乃宣父之遺訓也其詩句云江湖水深淺不足掉鯨尾

又云飲冰狼子瘦思日鷓鴣寒又云中原不是無麟鳳自是皇家結網踈又云一昺雄雌金液火十年寒暑鹿霓衣寄與東流任斑鬢向隅終守鐵梭飛諸如此例不可殫記著辯書十卷聞其名而未嘗見之或云辯書是鍾離從事陳岳所著今兩存之

陽朔山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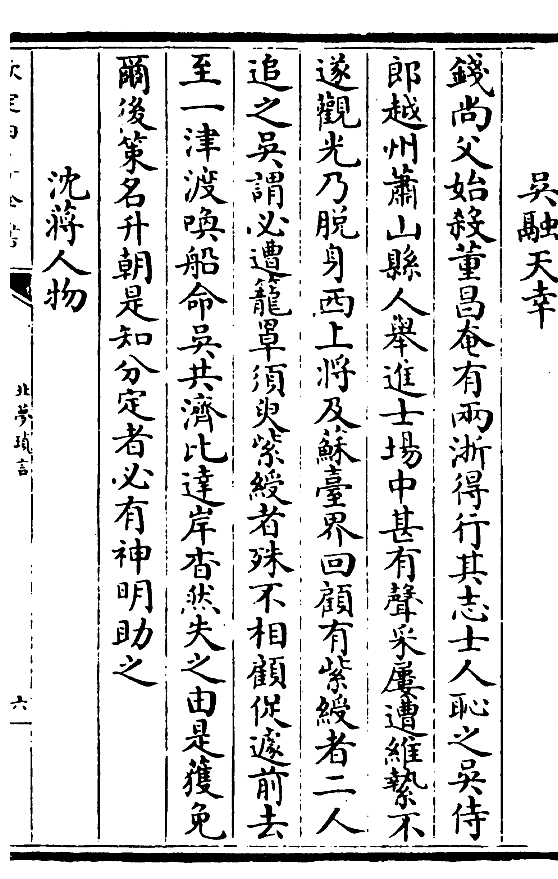
王贊侍郎中朝名士有弘農楊遂者曾到嶺外見陽朔荔浦山水談不容口以階緣嘗得接瑯琊從容不覺形

於言曰侍郎曾見陽朔荔浦山水乎瑯琊曰某未曾打
人脣綻齒落安得而見因之大笑楊寧俄而選求彼邑
挈家南去亦州縣官中一高士也

淮浙解紛詔

唐僖宗皇帝蒙塵于蜀朝士未集闕人掌誥樂朋龜侯
翮輩雖居翰林而排難解紛之才非所長也高太尉鎮
淮海擁兵不進與浙西周寶不睦表章遞奏各述短長
朝廷欲降詔和之學士草詞殊不愜旨前進士李端有

壯筆軍容田令孜知之名而與語授以毫翰李仍請酒飲數杯詔書一筆而成文藻之外乃奇辯也深稱上旨除行在知制誥官至省郎舊說李紳相鎮淮海奏薦副使章服累表不允有一舉人候謁紳相知其文詞請撰一表其略云當道地管八州軍雄千乘副使著緑不稱其宜相國大喜果以此章而獲恩命也李太尉破昭義自草詔意而宣付翰林至如鄭文公自草高太尉詔皆務集事非侵局奪美也



吴融天幸

錢尚父始殺董昌奄有兩浙得行其志士人恥之吳侍郎越州蕭山縣人舉進士場中甚有聲采屢遭維縶不遂觀光乃脫身西上將及蘇臺界回顧有紫綬者二人追之吳謂必遭籠罩須臾紫綬者殊不相顧促遽前去至一津渡喚船命吳共濟比達岸杳然失之由是獲免爾後策名升朝是知分定者必有神明助之

沈將人物

沈詢侍郎清粹端美神仙中人也制除山北節旄京城誦曹唐游仙詩云玉詔新除沈侍郎便分茅土領東方不知今夜游何處侍從皆騎白鳳凰即風姿可知也蔣凝侍郎亦有人物每到朝士家人以為祥瑞號水月觀音前代潘安仁衛叔寶何以加此唐末朝士中有人物者時號玉笋班沈詢字仁偉官至丞郎人物酷似先德所謂世濟其美又外郎班者榮不雜亦號玉笋班也

張濬樂朋龜與田軍容中外事

舊例士子不與內官交游十軍軍容田令孜擅回天之力僖皇播遷行至洋源百官未集闕人掌誥樂朋龜侍郎亦及行在因謁中尉仍請中外由是薦之充翰林學士張濬相自處士除起居郎亦出子方之門皆申（一作由）中外之敬洎車駕到蜀朝士畢集一日中尉為宰相開筵學士洎張起居同預焉張公恥於對衆設拜乃先謁中尉便施謝酒之敬中尉訝之俄而賓主即席坐定中尉白諸相曰某與起居清濁異流曾蒙中外既慮玷辱

何惲改吏令日猥地謝酒即又不可張公惭懼交集自此甚為羣彥薄之樂公舉進士初陳啟事謁李昭侍郎自媒云别於九經書及老莊泊八都賦外著八百卷書請垂比試誠有學問也然於制誥不甚簡當時人或未可之

薛少師拒中外事

唐薛廷珪少師右族名流仕於衰世梁太祖兵力日强朝廷傾動漸自尊大天下懼之孤卿為四鎮官告使夷

門客將劉翰先來類會恐申中外狐卿佯言不會謂謁者曰某無德安敢輒受令公拜竟不為屈洎受禪之後勉事於梁而太祖優容之壽考而終也中間奉命冊蜀先主為司徒館中舊疾發動蜀人送當醫人楊僕俾攻療之孤卿致書感謝其書末請借肩輿歸京尋醫蜀主訝之乃曰幸有方藥何不俟愈而行堅請且駐行軒公謂客將曰夜來問此醫官殊不識字安可以性命委之乎竟不服藥而北歸後唐相國韋公說仕梁為中書舍

人倅輅於錢塘先是錢尚父自據一方每要姑息梁主以河北關西悉爲勍敵又頻失利於淮海甚藉兩浙牽掎之其次又資貢賦凡命使臣遠泛滄溟一則希其豐遺二則懼不周旋悉皆拜之錢公亦自尊大唯京兆公長揖而已既不辱命識者異之竟有巖廊之拜也

楊晟義母 安師建附

唐楊晟始事鳳翔節度李昌符累立軍功因而疑之潛欲加害昌符愛妾周氏愍其無辜密告之由是亡去而

獲免也後為駕前五十四軍都指揮使除威勝軍節度使建節於彭州撫綏士民延敬賓客泊僧道輩各得其所厚於禮敬人甚懷之李昌符之敗因令求訪周氏既至以義母事之周氏自以少年復有美色恐有好合之請弘農告誓天地終不以非禮偶之每旦未視事前必伸問安之禮雖厄在重圍未嘗廢也新理之所兵力未完遽為王蜀先主攻圍保守孤城救兵不至十日而為西川所破而害焉有馬步使安師建者楊氏之腹心也

城克執之蜀先主知其忠烈冀為其用欲寛之師建曰某受楊司徒提拔不敢惜死先主歎一作嗟賞而行戮為設祭而葬之

成令公和州載

唐天祐中淮師圍武昌不解杜洪令公乞師於梁王梁王與荆方睦乃諷成令帥兵救之於是禀奉霸主欲親征乃以巡屬五州事力造巨艦一艘三年而成號曰和州載艦上列廰事洎司局有若衙府之制又有齊山截

海之名其於華壯即可知也飾非拒諫斷自其意幕寮俛仰不措一詞唯孔目官楊厚賛成之舟次破軍山下為吳師縱燎而焚之中令溺死兵士潰散先是改名曰汭汭字即水内也水内之死豈非前兆乎湖南及朗州軍入江陵俘載軍人百姓職掌伎巧僧道伶官並歸長沙改汭之名和州之説蓋前定也

韋太尉伐西川

唐陳敬瑄據成都府拒命韋太尉昭度充招討使率東

川兵以伐之王蜀先主時為草賊剽掠諸縣乃擁守下

兵授掌武署為衙内指揮使資其爪牙也因奏請割西

川數州就臨邛建節以授之蜀主卑謙多智事韋公甚

謹掌武量其事勢終不能駕御況軍旅之事又非所長

每欲攻城請戎服臨陣慮矢石所及不敢近前掌武曰

軍人安敢無禮東川都顯有唐喫人者呼而戒之曰人

肉何如猪羊乃賜一緡俾充肉價他皆倣此重圍二年

蜀城已困不日將下一旦門外諠譁以軍糧闕乏兵士

擒曳掌武親吏駱别駕忘名者臠而噉之由是懼罹其禍遂託疾以西川牌印付蜀主而歸朝雖曰不武斯亦用智自免也

章魯封不幸

屯難之世君子遭遇不幸往往有之唐進士章魯封與羅隱齊名皆浙中人頻舉不第聲采甚著錢尚父土豪倔起號錢塘八都洎破董昌奄有杭越於是章羅二士罹其籠罩然其出於草莱未諳事體重縣宰而輕郎官

嘗曰某人非才只可作郎官不堪作縣令即可知也以章魯封為表奏孔目官章拒而見笞差羅隱窜錢塘皆畏死禀命也章羅以之為恥錢公用之為禁一作棊玉石俱焚吁可惜也或云章魯封後典蘇州著章子三卷行於世羅隱為中朝所重錢公尋倍加欽官至給事中享壽考温飽而卒

裴氏再行歸登尚書附

唐裴司徒璩性靳嗇廉問江西日凡什器圖障皆新其

製閑屋緘貯未嘗施用每有宴會即於朝士家借之在番禺時鍾愛一女選滎陽鄭進士以壻之才過禮期遂屬秋薦不免隨計無何到京尋報物故五教念女及壻不勝悲痛而鄭偶笑之蓋夫婦之愛未深不解思慮非有他故也大凡士族女郎無改醮之禮五教念女早寡不能忘情乃召門生故吏而告之因（一作曰）別適人亂倫再醮自河東始也元禎（一作碵）少監蘇涯中丞賜紫楊玭少尹與五教親吏別駕說皆同　歸登尚書每浴皆屏

左右自於浴斛中坐移時或有窺者見一巨黿吹水也性甚鄙嗇嘗爛一羊脾旋割旋噉封其殘者一旦内子於封處割食八座不見元封大怒其内由是沒身不食肉斯亦愈於和嶠之流也

閉門避蠻　王先主附

西川自唐劉闢構逆後久無干戈人不習戰每歲諸道差兵屯戍大渡河蠻旗纔舉望風而潰咸通中長驅直抵府城居人有扃戸而拒之蠻亦不敢扣門也嘗有一

蠻迷路入廣都縣村野里人相率數百輩吽譟而逐之蠻一回顧卻走如堵墻崩馬自晝及暝終不能擒致其怯懦如此　王蜀先主時雲南寇蜀蜀軍勇鋭欲吞之俘擒噉食不以為敵與向前之兵百倍其勇也

高太尉機詐

咸通中南蠻圍西川朝廷命太尉渤海高公駢自天平軍移鎮成都戎車未屆乃先以帛書軍號其上仍畫一符於郵亭遞之以壯軍聲蠻酋懲交趾之敗望驛一作鐸

而逌先是府無羅郭南冦繞臨遂成煨燼士民無久安之計渤海規畫地勢圖版築馬慮畚鍤將施亭堠有警乃命門僧景山此僧多為掌武決策人謂是罷勛漏網而變名也奉使入南詔宣言駢自廵邊自下手築城日舉烽直至大渡河凡九十三日樓櫓矗然旌旆竟不行而驃信讋慄不暇兵以詐勝斯之謂也

張道古題墓

唐天復中張道古滄州蒲臺縣人擢進士第拜左補闕

文學甚富介僻不羣因上五危二亂表左授施掾爾後入蜀先是所陳二亂疏云只令劉備孫權已生於世矣懼為蜀主所憾無路棲託洎逢開創誠思徵名為幕寮排擯卒不齒録竟罹非命也嘗自筮遇凶卦預造一穴題表云唐左補闕張道古墓後果遇害而瘞之人有獲其上蜀主書遺藁極言幕寮掩其才學不為延譽又非違一作達時變盤桓取禍之流也補闕深於象象著書號易題數卷行於世

叙巢居子

唐貞元中秭歸人覃正夫頃棲廬嶽帥符載徵名為文竟汨没於巴巫也或有以其文數篇示愚辭韻挺特風調凛然真得武都之刀尺也號巢居子有二十卷愚因致書於歸州之衙校李玩俾搜訪之書未達前三日里人有家藏全集者適遇延爇而煨燼之嗟乎鄙於覃生異時也茍得繕寫流布振彼聲光而焚如之酷何不幸之甚也

羅哀不就西川辟　李頻黄匪躬附

唐羅員外袞成都臨邛人應進士舉文學優贍操尚甚高唐大順中策名不歸故鄉時屬喪亂朝廷多故契濶兵難備歷飢寒蜀先主致書于翰林令狐學士吳侍郎選書記一員欲以桂陽應聘外郎謂知已曰誓擁馬通衢服獘布衣以俟外朝無復西歸為魯國東家丘也一作乎竟通朝籍終於梁禮部員外郎也蜀人有志者唯外郎乎揚子雲二息亡遺體葬於蜀與夫延陵季子何相遠哉近代李頻黄匪躬皆嶺表人頻即遺其糟糠別婚

士族黄即三十年不返鄉里于時妻母俱在又何心乎

高測啟事 韓昭附

唐高測彭州人聰明博識文翰縱横至於天文歷數琴碁書畫長笛胡琴率皆精巧乃梁朝朱异之流嘗謁高燕公上啟事自序其要云讀書萬卷飲酒百杯燕公曰萬卷書不易徵詰一作不敢徵名百杯酒得以奉試乃飲以酒果如所言僖皇帝幸蜀因進所著書除秘校卒於威勝軍節度判官也

韓昭仕蜀至禮部尚書文思殿大學

士粗有文章至於琴棊書算射法悉皆涉獵以此承恩於後主時有朝士李台嘏曰韓八座事藝如拆襪線無一條長時人韙之

符載侯翮歸隱 趙甤附

唐武都符載字厚之本蜀人有奇才始與楊衡宋濟棲青城山以習業楊衡擢進士第宋濟老死無成唯符公以王霸自許恥於常調懷會之望韋南康鎮蜀辟為支使雖曰受知尚多偃蹇韋公於二十四化設醮請撰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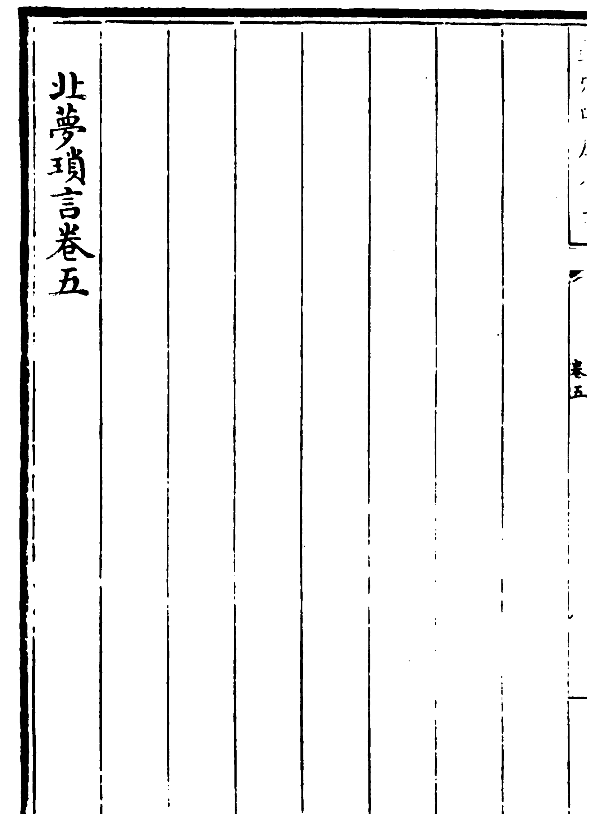
詞于時陪飲於摩訶之池符公離席盥漱命使院小吏十二人捧硯人分兩題繞一作綫步池濵各授口占其敏速如此劉闢時為金吾倉曹叅軍依棲韋公特與譔真讚其詞云矯矯化初氣傑文雄靈螭出水秋鶚乘風行義則固輔仁乃通他年良覿麟閣之中洎京兆變故彭城知留務起雄據之意符為其所縻凡有代奏愈更恭順劉闢之敗也幕寮多罹其禍唯符生以牋奏藁草一篋呈高崇文相公長揖東下棲於廬山即前之真讚可

謂有先鑒也居潯陽二林間優游卒歲南昌軍奏請為副倅授奉禮郎不赴命小僮持一幅上于襄陽乞百萬錢買山四方交辟羔鴈盈於山門草堂中以女妓二十人娛侍聲名籍甚于時守道循常者號曰兇人曾覽符公全集其文簡舉清便入其堂奧者唯建平之覃正夫乎宋濟雖有詞學其文冗汎非符之流湛賁卒於彭山窆墓銘即宋文也

唐光啟中成都人侯翮風儀端秀有若冰壺以拔萃出身為邠寧從事僖皇播遷擢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內試數題目其詞立就舊族朝士潛推服之僖宗歸

闕除郡不赴歸隱導江別墅號臥龍館王蜀先主圖霸屈致幕府先俾節度判官馮涓侯（一作俟）其可否馮有文章大名除眉州刺史田令孜拒朝命不放之任羈寓成都為侯公軫卹甚德之其辭（一作辟）書即馮涓極筆也侯有謝上王先主其自負云可以行脩牋表坐了檄書（其先人蜀之小將也）

趙蕤者梓州鹽亭縣人也博學韜鈐長於經世夫婦俱有節操不受交辟撰長短經十卷王霸之道見行於世



北夢瑣言卷五

北夢瑣言卷六

宋　孫光憲　撰

吳湘事劉漢宏附

唐李紳性剛直在中書與李衛公相善為朋黨者切齒鎮淮海日吳湘為江都尉時有零落衣冠顏氏女寄寓廣陵有容色相國欲納之吳湘强委禽焉於是大怒因其婚娶聘財反甚豐乃羅織執勘准其俸料之外有陳設之具坐贓奏而殺之懲無禮也宣宗初在民間備知

其屈登極後與二李不叶者導而進狀訴寃衛公以此出官朱厓路由澧州謂寄寓朝士曰李二十誤我也馬植曾為衛公所忌出為外任吳湘之事鞫於憲臺扶風時為中憲得行其志焉吳湘乃澧州人顏尋歸澧陽孀獨而終舊說浙東理難十分公事紳相曉得五六唯劉漢宏曉得七分其他廉使及三四而已蓋公之才難得也已

裴相生於于闐國事 雙峯禪師文如海道士附

唐裴相公休留心釋氏精於禪律師圭峯密禪師得達摩頓門密師注法界觀禪詮皆相國撰序常被毳衲於歌妓院持鉢乞食自言曰不為俗情所染可以說法為人每發願世世為國王宏護佛法後于闐國王生一子手文有相國姓字聞於中朝其子弟欲迎之彼國勑旨不允也　雙峯禪師聚徒千人談元之盛無能及也一旦惑於民女而敗道馬是知淫為大罰信矣相國李公蔚始與師善為致一宰而已　道士文如海注莊子文

詞浩博懇求一尉與夫湯惠休廖廣宣旨趣共卑也惜哉

韋氏女配劉謙事

丞相韋公宙出鎮南海有小將劉謙者職級甚卑氣宇殊異乃以從猶女妻之其内以非我族類慮招物議諷諸幕寮請諫止之丞相曰此人非常流也他日吾子孫或可依之謙以軍功拜封州刺史韋夫人生子曰隱曰巖隱為廣帥巖嗣之奄有嶺表四府之地自建號曰漢

改名龔在位經二紀而終次子嗣即京兆知人之鑒非謬也

田布尚書傳

唐通義相國崔魏公鉉之鎮淮揚也盧丞相耽罷浙西張郎中鐸罷常州俱過維揚謁魏公公以暇日與二客私款方奕有持狀報女巫與田布尚書偕至泊逆旅某亭者公以神之至也甚異之俄而復曰顯驗與他巫異請改舍於都候之廨署公乃趣召巫者至至乃與神遇

拜曰謝相公公曰何謝神曰布有不肖子黷貨無厭郡事不治當犯大辟賴相公陰德免馬使布之家廟血食不絶者公之恩也公矍然曰異哉某之為相也未嘗以機密損益於家人忽一日夏州節度使奏銀州刺史田鐵犯贓罪私造鎧甲以易市邊馬布帛帝赫然怒曰贓罪自別議且委以邊州所宜防盜以甲資敵非反而何命中書以法論將盡赤其族翌日從容謂上曰鐵贓罪自有憲章然是宏正之孫田布之子宏正首以河朔請

（一作諸）朝覲奉吏員布亦繼（一作繼然）父之款布會征淮口繼以忠孝伏劍而死令若行法論罪以固邊圉未若因事宏貸激勸忠烈上意乃解止黜授遠郡司馬而其未嘗一出口於親戚私昵已將忘之令神之言正是其事乃命廊下表而見馬公謂之曰君以義烈而死奈何區區為愚婦人所使乎神憮然曰某常負此嫗八十萬錢今方恐恥而償之乃宿債爾公與二客及監軍使幕下共償其未足代付之自言事不驗神乃辭去梁相國李公

琪傳其事且曰嗟乎英特之士負一女子之債死且如是而況於負國之大債乎竊君之禄而不報盜君之柄而不忠豈宜一作其未得聞於斯論耶也一作而崔相國出入将相殆三十年也宜哉

李太尉請修狄梁公廟事

李德裕太尉未出學院盛有詞藻而不樂應舉吉甫相俾親表勉之掌武曰好騾馬不入行由是以品子叙官也吉甫相與武相元衡同列事多不叶每退公詞色不

懌掌武啟白曰此出之何難乃請修狄梁公廟於是武相漸求出鎮智計已聞於早成矣愚曾覽太尉三朝獻替録真可謂英才竟罹朋黨亦獨秀之所致也

同昌公主事

宣宗希冀遐齡無儲嗣宰臣多有忤旨者懿宗藩邸常懷危慄後郭美人誕育一女未踰月卒適值懿皇傷憂之際皇女忽言得活登極後鍾愛之封同昌公主降韋保衡恩澤無比因有疾湯藥不效而殞醫官韓宗昭康

守商等數家皆族誅劉相國瞻上諫懿皇不聽懿皇嘗幸左軍見觀音像陷地四尺問左右對曰陛下中國之天子菩薩即邊地之道人上悅之䞆入京郭妃不及奔赴行在乞食於都城時人乃嗟之同昌公主奢華事見蘇鶚杜陽雜編

侯昌業表

唐自廣明後閹人擅權置南北廢置使軍容田令孜有回天之力中外側目而王仙芝黄巢剽掠江淮朝廷憂之左拾遺侯昌業上疏極言時病留中不出命於仗内

戮之後有傳侯昌業疏詞不合事體其末云請開揭諦道場以消兵厲似為庸僧偽作也必若侯昌業以此識見犯上宜其死也

李常侍遇道術

隴西李涪常侍福相之子質氣古淡一作泊光化中與諸朝士避地梁川小貂日游鄰寺以散鬱陶寺僧有爽公者因與小貂相識每晨他出或赴齋請苟小貂在寺即不扃鐍其房請其宴息久而彌篤乃曰李常侍在寺爭

忍闔扉乎或一日從容謂小貂曰世有黄白之術信乎好之乎貂曰某雖未嘗留心安敢不信又安敢輙好僧曰貧道之每拂曙出寺為修功徳因縁也仰常侍徳豈敢秘惜小貂辭遜再三竟得其術爾後最受三峰朝相四入崔相恩知每遇二公載誕之辰乃獻銀藥盂子此外雖家屢空終不自奉亦不傳於子孫遂平宰李璩乃嫡孫也嘗為愚話之廣成杜光庭先生常云未有不修道而希得仙術茍得之必致禍矣唯名行謹潔者往往

得之即李貎之謂也

陸相公勸酒事朱進士酒狂東皐子劉虛白附

陸相扆出典夷陵時有士子脩謁相國與之從容因命酒勸此子辭曰天性不飲酒相國曰誠如所言已校五分矣蓋平生悔吝若有十分不為酒困自然減半也

朱秀才遂寧府人廋餘舉進士有楊貴妃別明皇賦最佳然狂於酒隴州防禦使鞏咸乃蜀將也朱生以鄉人下第謁之鞏亦使酒新鑄一劍乃曰如何得一漢試之

未便引頸俄而身首異處惜哉死非其所即陸公之戲誠哉善言也　東皋子王勣字無功有杜康廟碑醉鄉記備言酒德竟陵人劉虛白擢進士第嗜酒有詩云知道醉鄉無戶稅任他荒却下丹田世之嗜酒者茍為孔門之徒得無遵告誡乎

裴鄭立襄王事

唐僖宗再幸梁洋朱玫立襄王煴宰相蕭遘裴澈鄭匡圖等同奉之洎破偽主而僖皇反正裴鄭等皆罹大辟始

具兵衛四圍矛槊森然裴相猶戲曰天子之牆數仞也蕭遘相就河中賜毒握之在手自以主上舊恩希貶降久而毒爛其手竟飲之而終

田軍容檄韋太尉

唐太尉韋公昭度舊族名人位非忝竊而沙門僧澈承恩為人潛結中禁京兆與一二時相皆因之大拜悟達國師知元乃澈之師也嘗鄙之諸相在西川行在每謁悟達皆申跪禮國師揖之請於僧澈處喫茶後掌武伐

成都田軍容致檄書曰伏以太尉相國頊因和尚方始登庸在中書則開鋪賣官居翰苑則借人把筆蓋謂此也

朱李驟進

唐李師望乃諸宗屬也自負才術欲以方面為已任因旅游邛蜀備知南蠻之勇怯遂上書希割西川數州於臨邛郡建定邊軍節度詔旨允之乃自鳳翔少尹擢領此任于時西川大將嫉其分裂巡屬乃陰通(一作致意)南詔

於是蠻軍為近界鄉豪所導侵軼蜀川元戎賓滂不能遏截師望亦尋受貶黜隴西(又云因任華陽捕賊)光化中朱朴自毛詩博士登庸恃其口辯可以立致太平由藩邸引導聞於昭宗遂有此拜對敭之日面陳時事數條每言臣為陛下致之洎操大柄無以施展自是恩澤日衰中外騰沸內優曰俳優穆刀陵作念經行者至御(一作卿)前曰若是朱相即是非相翌日出官時人曰拔士為相自古有也君子(一作此)不恥其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況唐

末喪亂天下阻兵雖負奇才不能謀畫而朱公一儒生以區區辯給欲整其亂祇自取辱焉涓縷未申而教樂僮吹箪箫甚為識者所責也

李羣玉輕薄事韋沆李璩附

唐李羣玉校書字文山澧州人有詩名散逸不樂應舉親友强之一上而已嘗受知於相國河東裴公休為其延譽因進詩授弘文館校書終於荆襄間然多狎酒徒疑其為張祜之流李少逢善吏謫官澧陽備知其行止

因為紀之乃清介高節之人非輕率之士疑為同人所謗或曰曾為荆之幕下假書題謁澧吏艾使君李謂艾俟曰小子困甚幸使君痛救之州將以（一作戒）其輕脫所濟不厚也又近年京兆韋沆者衣纓舊族亦攻古文流落不偶而沒於世隴西李璩乃福相之曾孫也常宰襄州鄉樂縣京兆僑於是邑常來干擾李亦祇奉不厭一旦謂李宰曰客有相勉且求一邑以救饑寒室人聞之大怒曰人喚郎為長官即得喚我作長官夫人即不可

隴西聞而鄙薄亦笑亦怒也

以歌詞自娛蜀相韋莊晉相和凝附

先是李遠以曾有詩云人事三盃酒流年一局棊唐宣宗以其非牧人之才不與郡守宰相為言然始俞允

蜀相韋莊應舉時遇黄寇犯闕著秦婦吟一篇内一聯云内庫燒為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爾後公卿亦多垂訝莊乃諱之時人號秦婦吟秀才他日撰家戒内不許垂秦婦吟障子以此止謗亦無及也　晉相和凝少

年時好為曲子詞布於汴洛洎入相專託人收拾焚毀不暇然相國厚重有德終為艷詞玷之契丹入夷門號為曲子相公所謂好事不出門惡事行千里士君子得不戒之乎又云長日唯消一局棊兩存之

劉蛻奏令狐相

宣宗以政事委相國令狐公君臣道契人無間然劉舍人每訐其短密奏之宣宗留中但以其事規於相國而不言其人姓名其間以丞相子拔解就試疏略云號曰

無解進士其實有耳未聞云云又以子弟納財賄疏云白日之下見金而不見人云云丞相憾之乃俾一人為其書吏謹事之紫微託以腹心都不疑慮乃為一經業舉人致名第受賂十萬為此吏所告由是貶之君子曰彭城公將欲律人先須潔已安有自負贓汚而發人之短乎宜其不躋大位也先是令狐相自以單族每欲繁其宗黨與崔盧抗衡凡是富家率皆引進皇籍有不得官者欲進狀請改姓令狐時以此少之

陸龜蒙追贈 薛許州附

唐吴郡陸龜蒙字魯望舊名族也其父賓虞進士甲科浙東從事侍御史家于蘇臺龜蒙幼精六籍弱冠攻文與顔蕘皮日休羅隱吴融為益友性高潔家貧思養親之禄與張博為吴興廬江二郡倅著吴興實録四十卷松陵集十卷笠澤叢書五卷丞相李公蔚盧公攜景重之羅給事寄陸龜蒙詩云龍樓李丞相昔歳仰高文黄閣今無主青山竟不焚蓋嘗有徵聘之意唐末以左拾

遺授之詔下之日疾終光化三年贈右補闕吳侍郎融傳貽史右補闕韋莊撰誄文相國陸希聲撰碑文給事中顔蕘書皮日休博士為詩皮逖死浙中方干詩名著於吳中陸未許之一旦頓作詩五十首裝為方干新製時輩吟賞降仰陸謂曰此乃下官效方干之作也方詩在模範中爾奇意精識者亦然之 薛許州能以詩道為己任還劉德仁卷有詩云百首如一首卷初如卷終譏劉不能變態乃陸之比也

顔給事墓銘

顔給事蕘謫官没於湖外嘗自草墓誌性躁急不能容物其誌詞云寓于東吳與吳郡陸龜蒙為詩論之交一紀無踰龜蒙卒為其就木至穴情禮不缺其後即故諫議大夫高公丞之故丞相陸公扆二君於蕘至死不變其餘面交皆如攜手過市見利即解攜而去莫我知也復有吏部尚書薛公貽矩兵部侍郎于公兢中書舍人鄭公撰三君子者余今日已前不變不知異日見余骨

令狐幼復如何哉

李磎行狀梁補闕附

司空圖侍郎撰李公磎行狀以公有出倫之才為時輩妬忌擢於非橫其平生著文有百家著諸心要文集三十卷品流誌五卷易之心要三卷注論語一部明無為上下二一作三篇義說一篇倉卒之辰焚於賊火時人無所聞也惜哉陽春白雪世人寡和豈虛言也葆光子曰唐代韓愈柳宗元洎李翱李觀皇甫湜數君子之文陵

轢荀孟穅秕顔謝其所宗仰者唯梁浩補闕而已乃諸人之龜鑑而梁之聲采寂寂豈陽春白雪之流乎是知俗譽喧喧者宜鑒其濫吹也

白太傅墓誌盧鄭二相附

白太傅與元相國友善以詩道著名時號元白其集內有詩輓元相云相看掩淚俱無語别後傷心事豈知想得咸陽原上樹已抽三丈白楊枝洎自撰墓誌云與彭城劉夢得為詩友殊不言元公時人疑其隙終也　鄭

文公敗與盧相攜親表也閥閱相齊詞學相均同在中書因公事不叶揮霍間言語相擠詬不覺硯瓦翻潑謂宰相鬬擊亦不然也竟以此出官矣

內官改創職事寳給事附

古者閹官擅權專制者多矣其間不無忠孝亦存簡編唐自安史已來兵難薦臻天子播越親衛戎柄皆付大閹魚朝恩竇文場乃其魁也爾後置左右軍十二衛觀軍容處置樞密宣徽四院使擬於四相也十六宮使皆

官者為之分卿寺之職以權為班行備員而已供奉官紫綬入侍後軍容使楊復恭俾其襴笏宣導自弘農改作也嚴遵美內褐之最良也嘗典戎唐末致仕居蜀郡鄙叟庸夫時得親狎其子仕蜀至閤門使曽為一僧致紫袈裟僧來感謝書記所謝之語於掌中方屬炎天手汗糢糊文字莫辨折腰一作行膝而趨汗流喘乏只云伏以軍容寂無所道抵掌視之良久云貌寢人微凡事無能嚴公曰不敢退而大咍嚴公物故蜀朝册贈命給事中

實雍堅不求命雖偏霸之世亦不苟且士人多之

羅顧升降方干附

唐羅給事隱顧博士雲俱受知於相國令狐公顧雖鹾商之子而風韻詳整羅亦錢塘人鄉音乖剌相國子弟每有宴會顧獨與之丰韻談諧莫辨其寒素之士也顧文賦為時所稱而切於成名嘗有啟事陳於所知只望丙科盡處竟列名於尾株之前也令狐名學士話於梁震先輩愚於梁公處聞之羅既頻不得意未免怨望竟為貴子弟所排契濶東

歸黄冠事平朝賢議欲名之韋貽範沮之曰某曾與之同舟而載雖未相識舟人告云此有朝官羅曰是何朝官我脚夾筆可以敵得數輩必若登科通籍吾徒為秕糠也由是不果名　詩人方干亦吳人也王龜大夫重之既延入内乃連下兩拜亞相安詳以答之未起間方又致一拜時號方三拜也

李琪書樹葉

梁李相國琪唐末以文學策名仕至御史昭宗播遷衣

冠蕩析因與宏農楊玢藏跡於荆楚間楊即溗蜀琪相盤桓於夷道之清江自晦其迹號華原李長官其堂兄光符宰宜都嘗厭薄之琪相寂寞每臨流跋石摘樹葉而試草制詞吁嗟怏悵而投於水中梁祖受禪徵入拜翰林學士尋登廊廟爾後宜都之子彬羇旅渚宫因省相國乃數厥父之所短而遣之矣

杜荀鶴入翰林 平曾賈島附

唐杜荀鶴嘗遊梁獻太祖詩三十章皆易曉也因厚遇

之洎受禪拜翰林學士五日而卒朱崖李太尉獎拔寒俊至於掌誥率用子弟乃曰以其諳練故事以濟緩急也如京兆者一篇一詠而已經國大手非其所能幸而殂逝免貽伊恥也制貶平曾賈島以其僻澀之才無所采用皆此類也

樂工關小紅 石溦附

唐昭宗刼遷百官蕩析名娼伎兒皆為强諸侯有之供奉彈琵琶樂工號關别駕小紅者小名也梁太祖求之

既至謂曰爾解彈陽下采桑乎闕伶俛而奏之及出又為親近者俾其彈而送酒由是失意不久而殂復有琵琶石潨者號石司馬自言早為相國令狐公見賞俾與諸子渙瀩連水邊作名也亂後入蜀不隷樂籍多游諸大官家皆以賔客待之一日會軍校數員飲酒石潨以胡琴擅場在坐非別音者諠譁語笑殊不傾聽潨乃撲槽而詬曰某曾為中朝宰相供奉今日與健兒彈而不蒙我聽何其苦哉于時識者亦歎訝之喪亂以來冠屨

顛倒不幸之事何可勝道豈獨賤伶云乎哉

孫内子 蕭惟香附

唐樂安孫氏進士孟昌期之内子善為詩一旦併焚其集以為才思非婦人之事自是專以婦道内治孫有代夫詩贈人白蠟燭曰景勝銀釭香比蘭一作自古清香勝蕙蘭一條白玉逼人寒他時紫禁春風夜醉草天書仔細看又聞琴詩曰玉指朱絃軋後清湘妃愁怨最難聽初疑颯颯涼風動又似蕭蕭暮雨零近若流泉來碧障遠如元

鶴下青冥夜深彈罷堪惆悵霧濕叢蘭月滿庭又代謝

崔家郎君酒詩曰謝將清酒寄愁人澄澈甘香氣味真

好是綠窓明月夜一盃摇蕩滿懷春又台州盤峻村有

一婦人蕭惟香有才思未嫁於所居牕下與進士王元

宴相對因奔瑯琊復淫治不禁王舍於逆旅而去遂私

接行客託身無所自經而死店有數百首詩所謂才思

非婦人之事誠然也哉聞於劉山甫

北夢瑣言卷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錄貢生臣趙希濬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北夢瑣言卷七至九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北夢瑣言卷七

宋 孫光憲 撰

孟浩然趙嘏以詩失意

襄陽孟浩然與李太白交游玄宗徵李入翰林孟以故人之分有彈冠之望久無消息乃入京謁之一日玄宗名李入對因從容說及孟浩然李奏曰臣故人也見在臣私第上令急名賜對俾口進佳句孟浩然誦詩曰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敝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踈上

意不悅乃曰未曾見浩然進書朝廷退黜何不云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緣是不降恩澤終於布衣而已宣宗索趙嘏詩其卷首有題秦皇詩其略云徒知六國隨斤斧莫有羣儒定是非上不悅或云孟郊王維於翰林令兩存之

鄭綮相詩 李程附

唐相國鄭綮雖有詩名本無廊廟之望常典廬州吳王楊行密為本州步奏官因有遺闕而笞責之然其儒懦清慎弘農常重之昭宗時吳雄據淮海朝廷務行姑息

因(恩一作)盛言鄭公之德由是登庸中外驚駭于時皇綱已紊四方多故相國既無施展事必依違太原兵至渭北天子震恐渴於攘却之術相國奏對請於文宣王謚號中加一哲字其不究時病率此類也同列以其忝竊每譏侮之相國乃題詩於中書壁上其詞曰側坡蛆蜆喻蟻子競來拖一朝白雨下無鈍無嘍囉意者以時運將衰縱有才智亦不能康濟當有玉石俱焚之慮也時亦然之相國題老僧詩云日照西山雪老僧門未開凍

餅粘柱礎宿火焰爐灰童子病歸去鹿魔寒入來常云此詩屬對可以稱衡重輕不偏也或曰相國近有新詩否對曰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上此處何以得之蓋言平生苦心也　李程以日五色賦擢第為河南尹日試舉人有浩虚舟卷中行日五色賦程相大驚慮掩其美伸覽之次服其才麗至末韻侵晚水以芒動俯寒山而秀發程相大咍曰李程賦且在瑞日何為到夜秀發由是浩賦不能陵邁

來鵬詩 沈光楊敬之附

唐進士來鵬詩思清麗福建韋尚書岫愛其才曾欲以子妻之而後不果爾後游蜀夏課卷中有詩云一夜綠荷風翦破賺他秋雨不成珠識者以為不祥是歲不隨秋賦而卒於通議郎　前進士沈光有洞庭樂賦韋八座岫謂朝賢曰此賦乃一片宮商也後辟為闔從事弘農楊敬之撰華山賦朱崖李太尉每置座右行止諷之其略云見若咫尺田千畝矣見若環堵城千雉矣見

若杯水池百里矣見若蟻垤室九層矣醯雞往來周東西矣蛾蠓紛紜强秦去矣蜂巢聯聯搆阿房矣俄而復然立建章矣小星奕奕焚咸陽矣累累壟栗祖龍藏矣其十一作千載改更興一作與懐悲愁辛苦循其上矣楊氏華陰之茂族冠蓋甚遠此乃寄意於華山而言世事實雄才也

李學士賦讖 劉昌美句偉附

唐乾寧中劉昌美典夔州時屬夏潦峽漲湍險俚俗云灧澦大如馬瞿塘不可下於是行旅輟棹而候水平一作

濟

去馬有朝官李蕘學士挈家自蜀沿流將之江陵郡牧以水勢正惡且望少駐以圖利涉隴西忽遽殆一作若為人所之一作促名堅請東下不能止之才鼓行橈長揖而別州將目送之際盤渦呀裂破其船而倒李一作卓一家溺死焉或云一行船次共一百二十人皆溺死唯妳嫗一人隔夜為駭浪推送江岸而蘇先是永安監竈戶陳小奴棹空船下瞿塘見崖下有一人裹四縫帽穿白缺衫皁義襴青袴執鐵蒺藜問李公之行邁自云迎候其妳嫗蘇後亦說

於刺史云李學士至一官署上廳事朱門白壁寮吏參賀又聞云此行無妳嫗名遂送出水濱于時具以其事奏聞自後以瞿塘為水府春秋祭之初隴西文賦中有金釵墜井賦至是讖焉世傳云人之正直死為冥官道書云酆都陰府官屬乃人間有德者卿相為之亦號陰仙近代朱崖李太尉張讀侍郎小說咸有判冥之說

劉昌美兩典夔州雲安縣僧元悟曾有蜀川將校王尚書者舍己俸三百千以修觀音堂此像有靈矣乃剩三十千

入已一旦物故經七日鄰於腐壞忽然再蘇灌湯藥以輔之言曰初至一官曹見劉行軍即昌美也說云何乃侵用功德錢以舊曽相識放歸須還此錢元悟乃戒門人鬻衣鉢而償之尋復卒也　西川孔目官勾偉於其輩最號廉直綿竹縣民王氏子病困入冥因復還魂見冥官謂曰我即勾孔目也家在成都西市曽負人錢三萬未償汝今歸去為我言於家人也王生後訪勾氏子仍以債主姓名言之果為酬還

盧詩三遇

唐盧延讓業詩二十五舉方登一第卷中有句云狐衝官道過狗觸（一作判）店門開租庸張濬（一作相）親見此事每稱賞之又有餓猫臨鼠穴饞犬舐魚砧之句為成中令汭見賞又有栗爆燒氊破猫跳觸鼎翻句為王先主建所賞嘗謂人曰平生投謁公卿不意得力於猫兒狗子也人聞而笑之盧嘗有詩云不同文賦易為是者（一作著）之乎復（一作後）入翰林閣筆而已同列戲之曰不同文賦

易為是者之乎竟以不稱職數日而罷也

李涗行文卷皮日休莊布附

唐晉相李涗磎相之子也文學淵奧迥出輩流于時公相之子弟無能及者應舉時文卷行明易先生書又有荅明易先生書朝士覽之不測涯涘即其他文章可知也然恃才躁進竟罹非禍爾後磎相追雪贈太子太師謚曰文司空圖撰行狀涗贈禮部員外郎先是劉崇魯舍人撰磎相麻因而貶黜涗以大彭一作彰先世因贓仰

藥撰鸜鵒杯賦李滉酬詞云王犬吠天關彩童哭仙吏一封紅篆書為奏塵寰事八極鼇柱傾四溟龍鬚沸長庚冷有芒文曲淡無氣烏輪不再中黄沙瘞腥鬼請帝命真官臨雲啟金匱方與清華宫重正紫極位曠古雨露恩安得借惜一作沾施生人血欲盡欃槍無飽意甚有文義馬又皮日休曾謁歸融尚書不見因撰夾虵龜賦譏其不出頭也而歸氏子亦撰皮靸鞋賦遞相謗誚皮生後為湖南軍倅亦甚傲誕自號閒氣布衣莊布以長

書責之行於世也

鄭準集軍書

唐滎陽鄭準以文筆依荆州成中令常欲比肩陳阮自集其所作爲三卷號劉表軍書雖有胷襟而辭體不雅至祝朝貴書云中書令舍人曰草麻通事舍人曰奏可又賀襄州趙令嗣襲其書云不沐浴佩玉而有祁兆不登山取符而無恤封是於慶賀中顯言其庶賤也鄙道之敬其若是乎應舉日詩卷題水牛曰護犢横身立逢

人揭尾跳朝士以為大笑

鄭準譏陳詠

唐前朝進士陳詠眉州青神人有詩名善弈棊昭宗刼遷駐蹕陜郊是歲策名歸蜀草書記莊以詩賀之又有鄉人拓善者屬和章詩其略云讓德已聞多士伏沽名還得世人聞譏其比滌器當壚也謬稱馮副使涓詩以涓多詣戲故也或云蜀之拓善者作此詩假馮公之名也賴川嘗以詩道自負謁荆幕鄭準準亦自負雄筆謂

頳川曰今日多故不暇操染有三數處回緘祈為假手

頳川自旦及暮起草不就葢欲以高之其詩卷首有一

對語云隔岸水牛浮鼻渡傍溪沙鳥點頭行京兆杜光

庭先生謂曰先輩佳句甚多何必以此為卷首頳川曰

曾為朝貴見賞所以刻於卷首章都是假譽求售使然

也

王超牋奏石欽若許存附

唐末鳳翔判官王超推奉李茂貞挾曹馬之埶牋奏文

檄恣意翺翔王蜀先主初下成都馮涓節制判掌其奏牋歳久轉廳以掌記辟韋莊郎中於權變之間未甚愜旨閬州人王保晦有文才而無體式然其切露直致易為曉悟加以鳳翔用王超牋奏超以一本舊族思偶風雲每遇飛章言偽而辯蜀先主愛之以二王書題表槀示長樂公公乃致書遜謝倍加賛賞其要曰有眼未見有耳未聞葢譏其阻兵恃强失事君去就王超後為興元留後遇害有鳳鳴集三十卷行於世後又有名石欽

若者體效其筆為劉知俊判官隨軒降蜀不能謙退遠害賓主爭露鋒穎竟同誅之閱其緘題表章行行然宜其見忌而取禍也許存初背荊州戍中令降蜀先主有意殺之親吏柳修業勸其謙靜每立大功而皆託疾由是獲免於先主之世即彭城之舊寮不若高陽之小史矣一作也

王超全集三十卷今只見三卷聞於盧卿宏也

李商隱草進劒表蜀庾傳昌顧雲附

李商隱員外依彭陽令狐公楚以牋奏受知相國危急

有寶劒嘗為君上所賜將進之命李起草不愜其旨因口占云前件劒武庫神兵先皇特一作所賜既不合將歸一作於泉下又不宜留在人間時人服其簡當彭陽之子綯繼有韋平之拜似疎隴西未嘗展分重陽日義山詣宅於廳事上留題其略云十年泉下無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郎君官重施行馬東閣無因許再窺相國覩之慚悵而已乃扃閉此廳終身不處也　蜀中庚傳昌舍人始為永和府判官文才敏贍傷於冗雜因候相國張

公有故未及見庾愍而歸草一啟事僅數千字授於謁者拂袖而去他日張相謂朝士曰庾舍人見示長牋不可多得雖然曾聞其草角觝牒詞動乃數幅譏其無簡當體要之用也鈔本有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向聞於古人也十四字黄籙壇場星辰備位顏雲博士為高燕公草齋詞云天靜則星辰可摘奇險之句施於至敬可乎唐末亂離渴於救時之術孔相國緯每朝士上封事不暇周覽但曰古今存亡某知之矣未審所陳利害其要如何蓋鄙其不達變也

國子司業于晦曾上崔相國公允啟事數千字上至堯舜下及隋唐一興一替歷歷可紀其末散漫殊非簡略所以儒生中通變者鮮矣裴晉公臨終進先帝所賜玉帶表文與令狐公事頗同未知孰是舊朝士多云李義山草進劒表令狐公曰今日不暇多云信口占之

高崇文相國詠雪

唐高相國崇文本薊州將校也因討劉闢有功授西川節度使一旦大雪諸從事吟賞有詩渤海鄙言多呼人為髆兒恐是妓字此日筵上謂賓客曰某雖武夫亦有一詩

乃口占云崇文崇武不崇文提戈出塞號將軍那個髑兒射鴈落白毛空裏落紛紛其詩著題皆謂北齊敖曹之比也太尉駢即其曾孫也鎮蜀日以蠻蛋侵暴乃築羅城城四十里朝廷雖加恩賞亦疑其固護或一日聞奏樂聲知有改移乃題風箏寄意曰夜静絃聲響碧空宮商信任往來風依稀似曲才堪聽又被移將别調中旬日報到移鎮渚宮

洞庭湖詩李洞包賀盧延讓顧況附

湘江北流至岳陽達蜀江夏潦後蜀漲勢髙遏住湘波讓而退溢為洞庭湖凡濶數百里而君山宛在水中秋水歸壑此山復居於陸唯一條湘川而已海為桑田於斯驗也前輩許棠過洞庭詩最為首出爾後無繼斯作詩僧齊已駐錫巴陵欲吟一詩竟未得意有都押衙者蔡姓而忘其名戲謂已公曰題洞庭者某詩絕矣諸人幸勿措詞已公堅請口劉押衙抑揚朗吟曰可憐洞庭湖恰到三冬無髭鬚以其不成湖也諸僧大笑之　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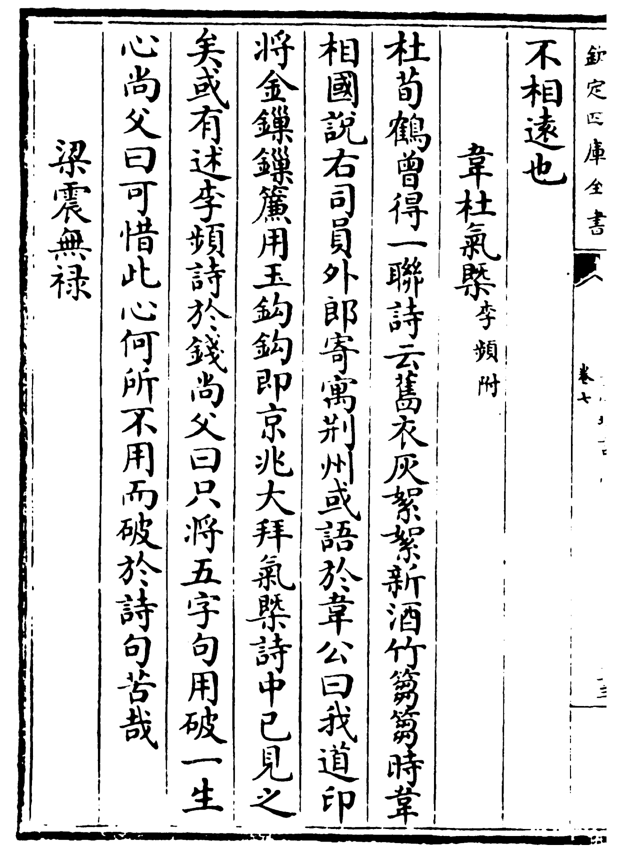
士李洞慕賈島欲鑄而頂戴甞念賈島佛而其詩體又僻于賈　復有包賀者多為麁鄙之句至於苦竹筍抽青橛子石榴樹挂小瓶兒又云霧是山巾子船為水靸鞋又云棹摇船掠鬢風動竹搥胸雖好事託以成之亦空穴來風之義也　盧延讓哭邊將詩曰自是磠砂發非干礮石傷牒多身上職盌大背邊瘡人謂此是打脊詩也世傳逸詩云牕下有時留客宿室中無事伴僧眠號曰自落便宜詩　顧況著作披道服在茅山有一秀

才行吟曰駐馬上山阿久思不得顧曰何不道風來屎氣多秀才云賢莫無禮顧曰是况其人慚惕而退僕早歲嘗和南越詩云曉厨烹淡菜春杼織橦花牛翰林覧而絶倒莫喻其旨牛公曰吾子只知名安知淡菜非雅物也後方曉之學吟之流得不以斯為戒也

高蟾以詩策名胡曾羅隱附

進士高蟾詩思雖清務為奇險意疎理寡實風雅之罪人薛許州謂人曰倘見此公欲贈其掌然而落第詩曰

天上碧桃和露種日邊紅杏倚雲栽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春一作東風怨未開蓋守寒素之分無躁競之心公卿間許之先是胡曾有詩曰翰苑何時休嫁女文章早晚罷生兒上林新桂年年發不許平人折一枝羅隱亦多怨刺當路子弟忌之由是渤海策名也愚嘗覽李賀歌詩篇慕其逸才奇險雖然嘗疑其無理未敢言於時輩或於奇章公集中奇章集牛僧孺給事中見杜紫微牧有言長吉若使稍加其理即奴僕命騷人可也是知通論合符



不相遠也

韋杜氣槩 李頻附

杜荀鶴曾得一聯詩云舊衣灰絮絮新酒竹篘篘時韋相國說右司員外郎寄寓荆州或語於韋公曰我道印將金鑠鑠簾用玉鈎鈎即京兆大拜氣槩詩中已見之矣或有述李頻詩於錢尚父曰只將五字句用破一生心尚父曰可惜此心何所不用而破於詩句苦哉

梁震無禄

唐荆南節判司空董與京兆杜無隱即滑臺杜慆常侍之子洎蜀人梁震俱稱進士謁成中令欲希薦送有薛少尹者自蜀泝流至渚宫三賢嘗訪之一日薛尹亞謂司空曰閣下與京兆勿議求名必無所遂杜亦不壽唯大賢忽為人縶維官至朱紫如梁秀才者此舉必捷然登第後一命不沾也後皆如其言梁公却思歸蜀重到渚宫江路梗紛未及西泝淮師寇江陵渤海王邀至府衙俾草檄書欲辟於府幕堅以不仕為志渤海敬諾之

二紀依棲竟麻衣也薛尹之言果驗耶

夏侯生說劉僕射事

廣南劉僕射崇龜常有台輔之望必謂罷政便期直上羅浮處士夏侯生有道彭城重之因問將來之事夏生言其不入相發後三千里有不測之事洎歸闕至中路得疾而薨劉山甫亦蒙夏生言示五年行止事無不驗蓋飲啄之有分也

曹相夢剃度

唐曹相國確判計亦有台輔之望或夢剃度為僧心甚惡之有一士占夢多驗相國名之具以所見語一作話之此人曰前賀侍郎旦夕必登庸出家者號剃度也無何杜相出鎮江西而相國大拜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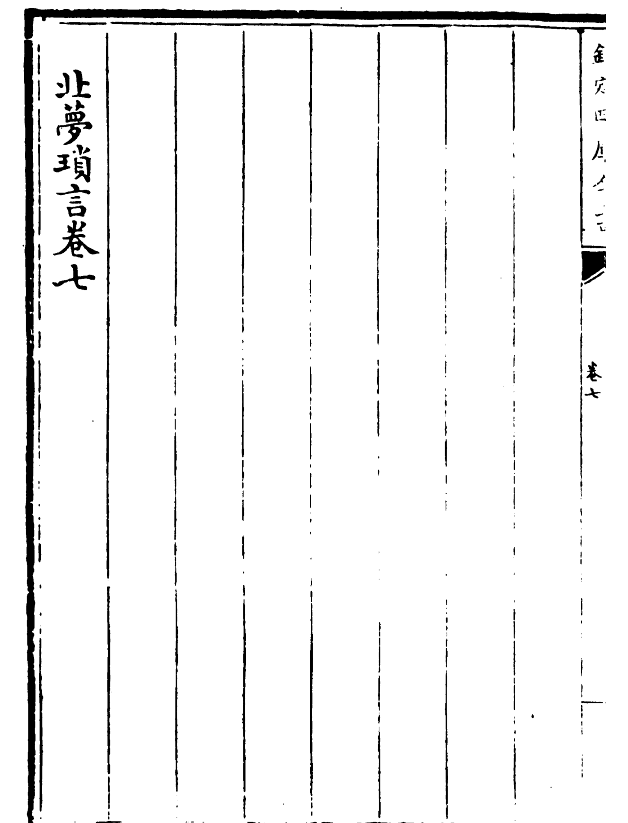
元德感

福建道以海口黃碕岸橫石巉峭常為舟楫之患閩王瑯邪王審知思欲制置憚於力役乾寧中因夢金甲神自稱吳安王許助開鑿及覺話於賓寮因命判官劉山

甫躬往設一作致祭具述所夢之事三奠未終海内靈怪具見山甫乃憩於僧院憑高觀之風雷暴興見一物非魚非龍鱗黃鬣赤凡三日風雷止霽已別開一港甚便行旅當時録奏賜號甘棠港閩從事劉山甫乃中朝舊族也著金溪閒談十二卷愚嘗略得披覽而其本偶亡絕無人收得海隅迫遽莫可搜訪今之所集云聞於劉山甫即其事也十不記其三四惜哉

劉道濟幽牕夢

光化中有文士劉道濟止於天台山國清寺夢見一女子引生入牕下有側柏樹葵花遂為伉儷後頻於夢中相遇自不曉其故無何於明州奉化縣古寺内見一牕側柏葵花宛是夢中所游有一客官人寄寓於此室女有美才貧而未聘近中心疾而生所遇乃女之魂也蓋女子及笄不有所歸乃父兄之過也又有彭城劉生夢入一倡婦家與諸輩狎飲爾後但夢便及彼處自疑非夢所遇之姬芳香常襲衣蓋心邪所致聞于劉山甫也



北夢瑣言卷七

北夢瑣言卷八

宋　孫光憲　撰

李太尉與段少常書

唐李太尉德裕左降至朱崖著四十九論叙平生所志常遺段少常成式書曰自到崖州幸且頑健居人多養雞往往飛入官舍今且作祝雞翁爾謹狀吉甫相典忠州泝流之任行次秭歸地名雲居臺在江中掌武誕於此處小名臺郎以其地而命名也

孫僕射酹酒 裴迪附

唐孫會宗僕射即偓相大王父也宅中集内外親表開宴有一甥姪聞朝官後至及中門見緋衣官人衣襟前皆是酒汚咄咄而出不相識洎即席説與主人咸訝無此官沈思之乃是行酒時於堦上酹酒草草傾潑也自此每酹酒側身恭跪一酹而已自孫氏始也今人三酹非也　有裴迪者贄相之堂弟無文學於荆南投筆事趙司徒為虞總小將對客側身一酹趙公未喻朝賢問

風規極怪之答七下何不幸也

三朝士以名取戲

唐張裼尚書朝望既高號為流品與韋相保衡有分韋言於同列以其名裼裼訓袒衣也又詩云載衣之裼裼即小兒褓衣乃繃帶也方欲因事改之未幾韋相流貶竟不大拜韋嘗問立名之由裼以少孤為無學問親表所誤也後唐姚相名洎善談吐仍多辯捷表兄弟崔沂侍郎戲之曰洎訓肉汁胡為名洎無以酬之然洎亦訓

至雖然古人以名詒誚者多矣妨事者有焉至如仙客仙童齊丘用礪希斆人過亦無取焉其複名須依義訓唯單名易諱者善矣裼公生五子曇憲文蔚知名文蔚後登庸也

張仁龜陰責

唐張裼尚書典晉州外貯所愛營妓生一子其內子蘇氏號麈外妬忌不敢取歸乃與所善張處士為子居江津間嘗致書題問其存亡資以錢帛及漸成長教其讀

書有人告以非處士之子爾父在朝官髙因竊其父與處士緘劄不告而遁歸京國禓公已薨至宅門僮僕無有識者但云江淮郎君兄弟皆愕然其嫡母蘇夫人塵外泣而謂諸子曰誠有此子吾知之矣我少年無端致其父子死生永隔我罪多矣家眷聚泣取入宅齒諸兄弟之列名仁龜有文性好學修詞應進士舉及第歷侍御史因奉使江浙於候館自經而死莫知所為先是張處士悵恨而終必有冥訴雇此禍也柱史為楊鉅侍郎

愛壻也

裴相國及第後進業

唐相國裴公坦太和八年李漢侍郎下及第自以舉業未精遽此叨忝未嘗曲謝座主辭歸鄠縣别墅三年肄業不入城歲時恩地唯啟狀而已至於同年鄰於謝絶掩關勤苦文格乃變然始到京重獻恩門文章詞采典麗舉朝稱之後至大拜為時名相也夫世之干禄先資名第既得之後鮮不替懈自非篤於文學省顧賓實者

安能及斯裴公廟堂之期有以見進德之無斁也

侯泳忤豆盧相

唐咸通中舉子侯泳有聲采亦士流也而闕於恭慎豆盧瑑罷相守僕射乘閑詣僧院放僕乘他適而於僧宇獨坐牖然一叟也泳自外入門殊不顧揖傲岸據榻謂叟曰大叅長史乎叟曰非也又問曰令録乎亦曰非也遠州刺史乎亦曰稍高又曰少卿監乎荅曰更向上侯生矍然不安處疑是丞郎忽遽而出至門見僕御肩輿

旋至方知是豆盧公也歸去後自咎悚惕貢一長牋首過賴先曾有卷及門揆路逍入泳乃自陳乖踈公亦遜謝恕其不相識也留而命酒凡勸十盃乃小懲也仍云雖不奉訝然凡事更宜在意侯生仍慚灼無以自容先是豆盧家昆弟飲清酒而已侯氏盛饌而飲此日每飲一杯迴首摘席經咀之幾不濟所謂雅責也

盧沆遇宣宗私行 賈島附

唐陜州廉使盧沆在舉場甚有時稱曾於滻水逆旅遇

宣宗皇帝微行意其貴人斂身迴避帝揖與相見沆乃自稱進士盧沆帝請詩卷袖之乘驢而去他日對大臣語及盧沆令主司擢第沆不自安恐僭冒之辱宰臣問沆與主上有何階縁沆乃具陳因由時亦不訝以其文章非叨忝也沆後自廉察入朝知舉遇黄冦犯闕不及終場趙崇大夫戲之曰出腹不生養主司也初盧家未嘗知舉盧相攜恥之拔為主文竟不果也　賈島遇宣宗微行問秀才名對曰賈島帝曰久聞詩名島曰何以

知之後言於宰臣與平曾相次謫授長江尉所謂不識貴人也

顧非熊再生

唐著作郎顧況字逋翁好輕侮朝士貶在江外多與僧道交游時居茅山暮年有一子即非熊前身也一旦暴亡況追悼哀切所不忍言乃吟曰老人喪愛子日暮泣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别非熊在冥間聞之甚悲憶遂以情告冥官皆憫之遂商量卻令生於況家三歲

能言冥間聞父苦吟卻求再生之事歷歷然長成應舉擢進士第或有朝士問即垂泣而言之王定保摭言云人傳況父子皆有所遇不知所適由此而言信有之矣

張曙起小悼

唐張禕侍郎朝望甚高有愛姬早逝悼念不已因入朝未回其猶子右補闕曙才俊風流因增大阮之悲乃製浣溪紗其詞曰枕障薰爐隔繡幃二年終日兩相思好風明月始應知天上人間何處去舊歡新夢覺來時黃

昏微雨畫簾垂置於几上大阮朝退憑几無聊忽睹此詩不覺哀慟乃曰必是阿㚚所作阿㚚即中諫小字也然於風教還亦不可以其叔姪年顔相似恕之可耳諺曰小舅小叔相追相逐謔戲固不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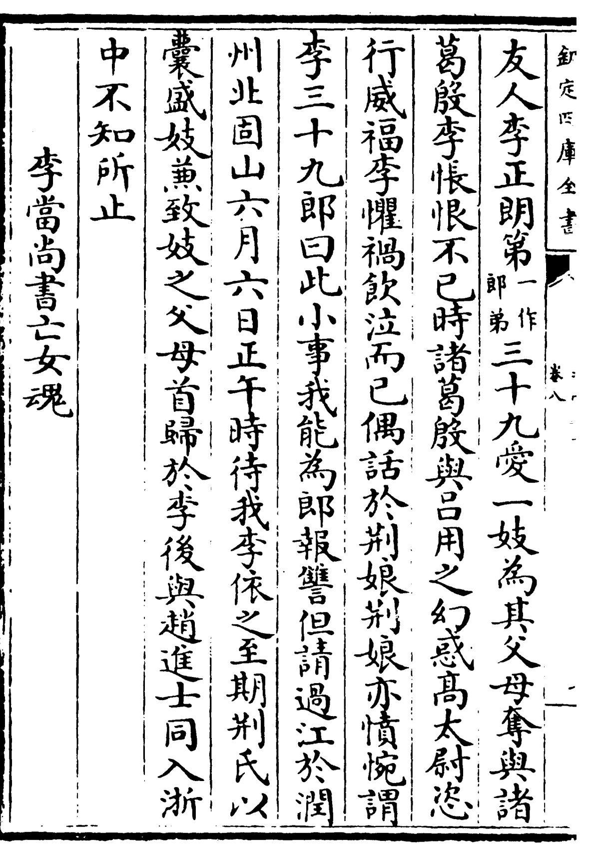
張裼尚書無忌諱

唐張裼尚書恃才直道外仍有至性及第後歸東都一日髣髴見其亡親謂曰去得也遂辦裝入京果登朝籍不爽陰告也東都柏坡有莊而多高大屋宇中庭有土

堆若冢人言其下時有樂聲本主鬻之不售八座不信以善價買之遽令發掘其下乃麥麴耳以之和泥塗一院牆屋不假他求是知妖由人興向使疑誤神怪則有物憑焉必為村巫酒食之資也正直之人其可欺乎

荆十三娘義俠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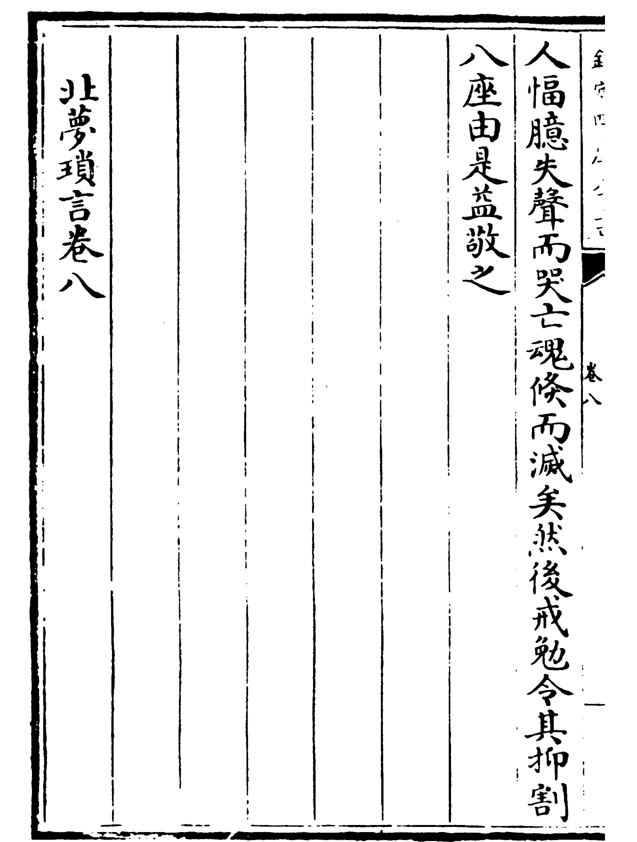
進士趙中行家於温州以豪俠為事至蘇州旅止支山禪院僧房有一女商荆十三娘為亡夫設大祥齋因慕一作日暮趙遂同載歸揚州趙以氣耗荆之財殊不介意其



友人李正朗第一作郎弟三十九愛一妓為其父母奪與諸葛殷李悵恨不已時諸葛殷與呂用之幻惑高太尉恣行威福李懼禍飲泣而已偶話於荆娘荆娘亦憤惋謂李三十九郎曰此小事我能為郎報讐但請過江於潤州北固山六月六日正午時待我李依之至期荆氏以囊盛妓并致妓之父母首歸於李後與趙進士同入浙中不知所止

李當尚書亡女魂

唐李當尚書鎮興元褒城縣有處士陳休復者號陳七子狎於博徒行止非常八座以其妖誕械之於市井之間又有一休復無何殞於狴牢遽睹腐敗轄司申而瘞之爾後宛在褒城八座驚異不敢尋問一旦愛女暴亡其內子追悼成疾無以救療幕客有白八座曰陳處士真道者必有少君之術能祈之乎八座然之因敬信延名陳生曰此小事爾於初夜帷堂設燈炬畫作一門請夫人簾下屏氣至夜分亡者自畫門入堂中行數遭夫



人愊臆失聲而哭亡魂倏而滅矣然後戒勉令其抑割八座由是益敬之

北夢瑣言卷八

北夢瑣言卷九

宋　孫光憲　撰

孟宏微躁妄

唐孟宏微郎中誕妄不拘宣宗朝因次對曰陛下何以不知有臣不以文字召用上怒曰卿何人斯朕耳全不知有卿翌日上謂宰臣曰此人躁妄欲求翰林學士大容易哉於是宰臣歸中書貶其官示小懲也又嘗忿狷擠其弟落井外議喧然乃致書告親友曰懸身井半風

言沸騰尺水丈波古今常事與鄭諷鄰居諷為南海從事因牆頹中郎一作郎中夾入牆界五六尺一作丈知宅者有狀請退其所侵判其狀曰海隅從事少有生涯地勢尖斜打牆夾入平生操履率皆如是不遭擯棄幸矣

楊收相報楊元价

唐楊相國收貶死嶺外于時鄭愚尚書鎮南海忽一日客將報云楊相公在客次欲見鄭尚書入座驚駭以弘農近有後命安得此來乃接延之楊相國曰某為軍容

使楊元价所譖不幸遭害今已得請於上帝賜陰兵以復仇欲托尚書宴犒兼借錢十萬緡滎陽諾之唯錢辭以軍府事多許其半楊相曰非銅錢也燒時幸勿著地滎陽曰若此則固得遵副從容問長揖而滅滎陽令於北郊具酒饌素錢以祭之楊相猶子有典壽陽者見相國乘白馬臂朱弓撚彤矢有朱衣天吏控馬謂之曰上帝許我讐殺楊元价我射著其腳必死也俄而抄本有一中字楊中尉暴染腳疾而殂蜀毛文錫司徒先德前潮一作湖

牧龜範曾趨事鄭尚書熟詳其事愚於毛氏子聞之

劉山甫題天王

唐彭城劉山甫中朝士族也其先官於嶺外侍從北歸泊船於青草湖登岸見有北方毘沙門天王因詰之見廟宇摧頹香燈不續山甫少年而有才思元隨張處權請郎君詠之乃題詩曰壞牆風雨幾經春草色盈庭一座塵自是神明無感應盛衰何得卻由人是夜夢為天王所責自云我非天王南嶽神也主張此池一作地汝何

相侮俄而驚覺而風浪斗起倒檣絶纜沈溺在即遽起悔過令撤詩牌然後已山甫自序

韋宰相功德驗 陳微附

蜀路白衛嶺多虎豹噬人有選人京兆韋亡其名唐光化中調授巴南宰常念金剛經赴任至泥溪遇一女人著緋衣挈二子偕行同登此山前路嶺頭行人相駐叫譟見此女人乃赤貍大蟲也逡巡與韋分路而去韋終不覺蓋持經之力也

成都府廣都縣人陳微自少年

常誦金剛經與胥姓馬者有隙一旦事故亡匿馬生揚言欲追捕之陳乃礪一匕首行坐相隨儻遇馬生必能刺之誓不受其執録一作僇字或一日行於村路蓊薈間馬胥伏而掩之陳抽刀一揮馬生仰倒由是獲脫至前方悟手之所揮乃刀鞘及歸所匿處刀刃宛在本不偕行馬胥亦無所傷何其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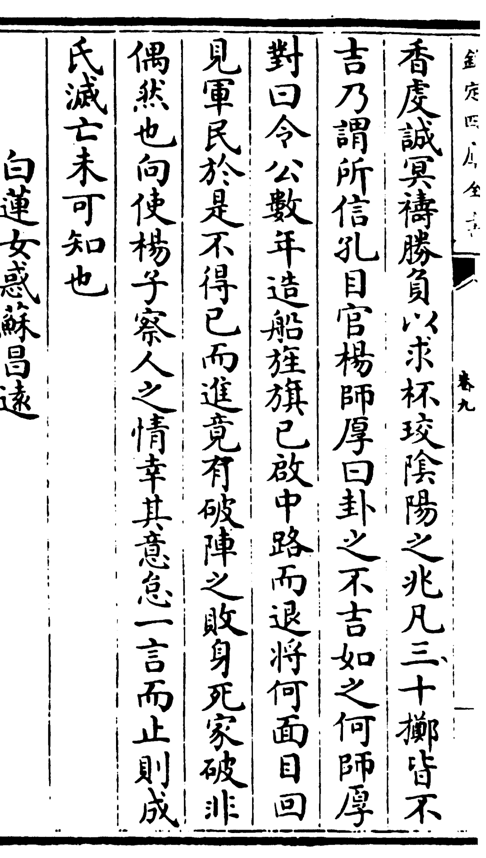
刺血寫經僧

唐咸通中西川僧法進刺血寫經聚衆教化寺所司申

報高燕公判云斷臂既是凶人刺血必非善事貞多葉
上不許塵埃俗子身中豈堪腥膩宜令出境無得惑人
與一繩遞出東界所司不喻繩文賜錢一千送出東郭
幸而誤免後卒於荆州玉泉寺

成令公擲杯珓事

荆州成令公汭唐天復中准詔統軍救援江夏舟楫之
盛近代罕聞已決行期不聽諫諍師次公安縣寺有二
金剛神土人號曰二聖亦甚有靈中令艤舟而謁之炷



香虔誠冥禱勝負以求杯珓陰陽之兆凡三十擲皆不吉乃謂所信孔目官楊師厚曰卦之不吉如之何師厚對曰令公數年造船旌旗已啟中路而退將何面目回見軍民於是不得已而進竟有破陣之敗身死家破非偶然也向使楊子察人之情幸其意息一言而止則成氏滅亡未可知也

白蓮女惑蘇昌遠

唐中和中有士人蘇昌遠居蘇臺屬邑有小莊去官道

十里吳中水鄉率多荷芰忽見一女郎素衣紅臉容質絕麗閱其明悟若神仙中人自是與之相狎以莊為幽會之所蘇生惑之既甚嘗以玉環贈之結殷勤或一日見檻前白蓮花開斂榮殊異俯而翫之見花房中有物細視之乃所贈玉環也因折之其妖遂絕鬼神無形必憑於物精氣所附非菡萏之能哉聞於劉山甫

柳鵬舉誘五絃妓

唐龍紀中有士人柳鵬舉遊杭州避雨於伍相廟見一

女子抱五絃云是錢大夫家女僕鵬舉悅之遂誘而奔藏於舟中為廂吏所捕其女僕自縊而死或一日卻到柳處柳亦知其物故驚訝其來女僕具道其情因以魂偶一作耦經時而去見劉山甫閑談中

雲芳子魂事李茵

僖宗幸蜀年有進士李茵襄州人奔竄南山民家見一宮娥自云宮中侍書家雲芳子有才思與李同行詣蜀具述宮中之事兼曾有詩書紅葉上流出御溝中即此

姬也行及綿州逢內官田大夫識之乃曰書家何得在此逼令上馬與之前去李甚怏悵無可以一作奈何宮娥與李情愛至深至前驛自縊而死其魂追及李生具道憶戀之意迨數年李茵病瘠有道士言其面有邪氣雲芳子自陳人鬼殊途告辭而去聞於劉山甫

甥靈祟

唐文德中小京官張忘其名寓蘇臺子弟少年時在丈人陸評事院往來為一美人所悅來往多時心疑之尋

病瘠遇開元觀吳道士守元曰子有不祥之氣授以一符果一冥噐婢子背書紅英字在空舍柱穴中因焚之其妖乃絶聞於劉山甫

高燕公神筆

淮海小將姓朱忘其名有女未嫁為鬼物所祟常呼韓郎往來如生人唯不見形奉外舅姑禮自云天朝神朱以異事不敢隱秘乃告府主高燕公公唯書名俾朱歸帖於女房門上其邪來見咨嗟言别而去聞於劉山甫

魚玄機 徐月英附

唐女道魚玄機字蕙蘭甚有才思咸通中為李億補闕執箕帚後愛衰下山隸咸宜觀為女道士有怨李公詩曰易求無價寶難得有心郎又云蕙蘭銷歇歸春浦楊柳東西伴客舟自是縱懷乃娼婦也竟以殺侍婢為京兆尹溫璋殺之有集行於世　江淮間有徐月英亦娼者其送人詩云惆悵人間事久違兩人同去一人歸生憎平望亭前水忍照鴛鴦相背飛一本又有云枕前淚與階前雨隔箇閒𥦗

謫到明亦有詩集金陵徐氏諸公子寵一營妓卒乃焚之

月英送葬謂徐公曰此娘平生風流沒亦帶焰時號美

戲也唐末有北里誌其間即孫尚書儲數賢平康狎游

之事或云孫棨舍人所撰

李氏女

唐廣明中黄巢犯闕大駕幸蜀衣冠蕩析寇盜縱横有

西班李將軍女奔波隨人迤邐達興元骨肉分散無所

依托適值鳳翔奏將軍董司馬者乃晦其門閥以身托

之而性甚明敏善於祿奉得至於蜀尋訪親眷知在行朝始謂董生曰喪亂之中女弱不能自濟幸蒙提挈以至於此失身之事非不幸也人各有偶難爲偕老請自此辭董生驚愕遂下其山矣識者謂女子之智亦足稱也見劉山甫閑談

馮藻慕名

唐馮藻常侍肅之子涓之叔父世有科名小貌文采不高酷愛名第已十五舉有相識道士謂曰先輩某曾入

靜觀之此生無名第但有官職也亦未之信更應十舉已二十五舉矣姻親勸令罷舉且謀官職藻曰譬如一生無成更誓五舉亦無成遂三十舉方就仕歷官卿監峽牧終於騎省何浮名之引人而輕祿仕之如是也

李涪尚書改切韻

唐李涪尚書福相之子以開元禮及第亦（一作不）為小文好著述朝廷重其博學禮樂之事諮稟之時人號為周禮庫蓋籍於舊典也廣明以前切韻多用吳音而清青

之字不必分用涪改切韻一有其全刋吳音當方進而上聲
聞於宰相僉許之無何巢寇犯闕因而寢止于今無人
敢以聲韻措懷也然會見韻銓鄙駮切韻改正吳音亦
甚𠎝當不知八座於此又何規製也惜哉古之製字卷
紙題名姓號曰名紙大中年薛保遜為舉場頭角人皆
體傚方作門狀洎後仍以所懷列於啟事隨啟詣公相
門號為門狀門啟雖繁於名紙各便於時也書云謹祗
候起居郎某官即是起居在前某官在後至今顛倒無

人改吏矣有朝廷改之亦美事也

穆李非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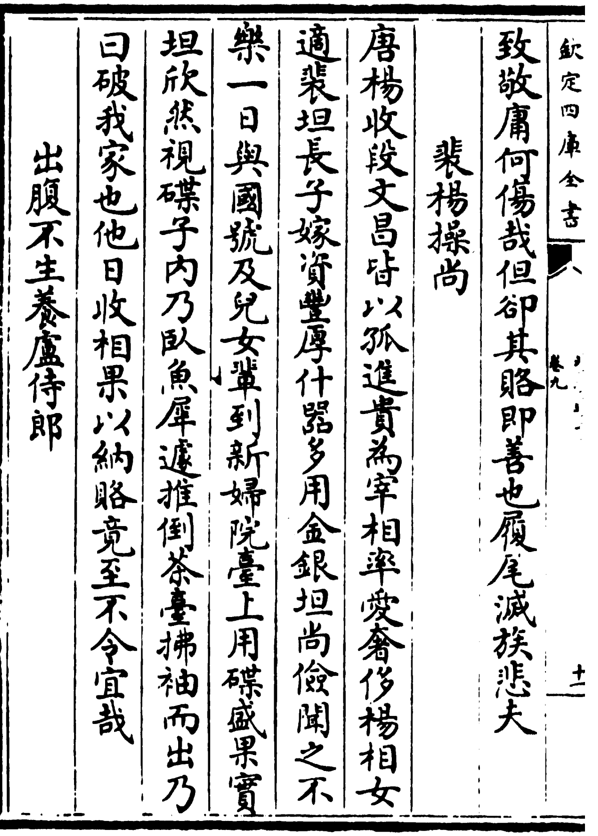
唐監察李航福相之子美茂洽暢播於時流黄巢後扶侍聖善歸東都别墅與御史穆延晦同行宿於虢州公館翌日偕謁郡牧張存即王拱下部將也謂典客曰我受穆家恩命令穆侍御經過必須展分報荅也典客詣館話於穆生因修狀謁謝張公大怒且曰此言得自何人具以典謁為對乃斬謁者穆生驚怪失意歸館尋遣

人就而害之李監察不喻方抱憂惶俄亦遇害將以滅口于時李公遶聖善所憩之牀無以求活竟同非命他日兄弟訴冤夢航謂骨肉間曰張存已得請於上帝不日即死果為拱所誅䘵光子嘗讀李肇國史補曰李公沂曾放死囚他日道次遇之其人感恩延歸其家與妻議所酬之物妻嫌數少此人曰酬物少不如殺之李公急走遇俠士方免此禍常以為虛誕今張存翻害穆李即史補之說信非虛誕也怪哉

王給事剛鯁

唐王祝給事名家子以剛鯁自任仍以所尚垂訓子孫嫌人柔弱懦一作又素有物力殖利極豐黄巢前嘗典常州京國亂離盤旋江湖甚有時望急詒徵回歸裝極厚水陸分載行至甘棠王拱帥于是邦不式王命兇暴衆聞以夕拜將來必居廊廟延奉勤至夕拜鄙其武人殊不降接拱乃於内廳盛張宴席備列珍翫簾下妓樂齊列其内子亦映簾共拱立乃斂容向夕拜曰某雖武夫

叨忝旄鉞今日多幸獲遇軒蓋經過不棄末宗顧居子
姪之列即榮幸也夕拜不允堅抗再三拱勃然作色曰
給事王程有限不敢淹留俄而罷宴處分兩轄速請王
給事離館暗授意旨並令害之一家上下悉投黄河獲
其橐三四百籠以舟行没溺聞奏朝廷多故舍而不問
夕拜有一子此際行至襄州無故投井而卒雖陝帥狂
暴亦未喻天意也蓀光子曰剛有立事時有用舍以柔
濟剛不爽權變當衰亂之世須適時之宜王公儻受其



致敬庸何傷哉但卻其賂即善也履尾滅族悲夫

裴楊操尚

唐楊收段文昌皆以孤進貴為宰相率愛奢侈楊相女適裴坦長子嫁資豐厚什器多用金銀坦尚儉聞之不樂一日與國號及兒女輩到新婦院臺上用碟盛果實坦欣然視碟子內乃臥魚犀遽推倒茶臺拂袖而出乃曰破我家也他日收相果以納賂竟至不令宜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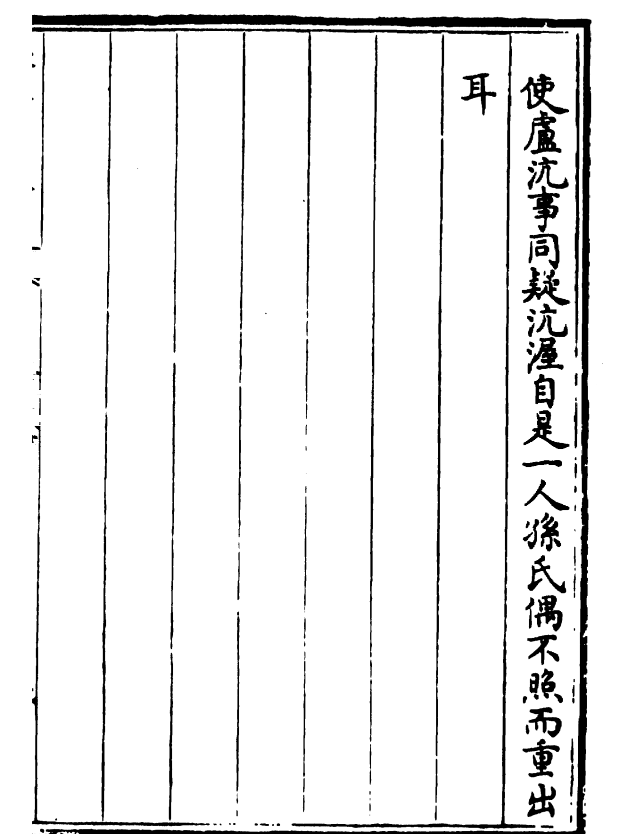
出腹不生養盧侍郎

盧氏衣冠第一歷代未嘗知舉乾符中盧攜在中書歎宗人無掌文柄乃擢羣從陝虢觀察使盧渥知禮闈是歲十二月黃巢犯闕僖皇播遷舉子星散迨收復京都裴贄連知三舉渥有羨色趙崇大夫戲之曰閤下所謂出腹不生養主司也一本無養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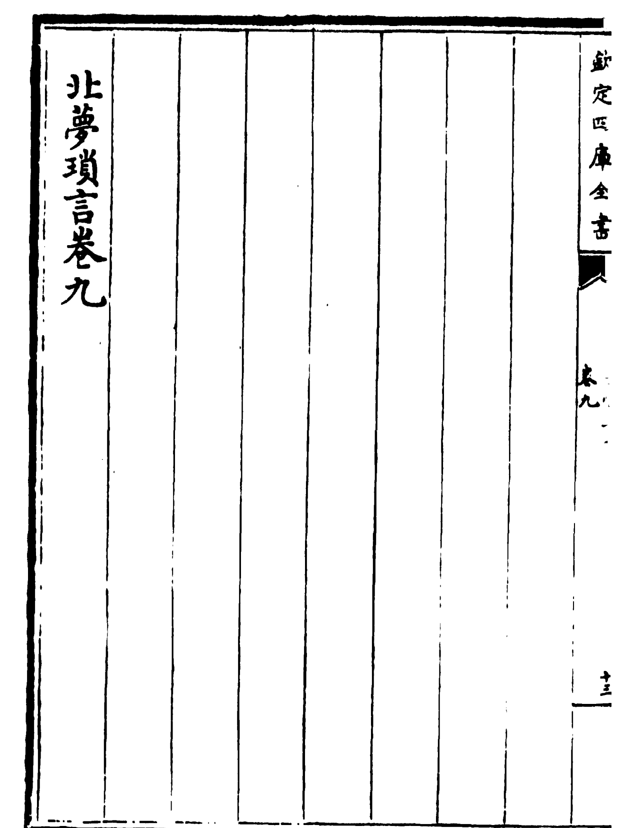
張興師決門僧

唐相國張濬二子一曰義師即小字也本名格爲蜀相一曰興師忘其名後號李將軍名儼與父達軍機於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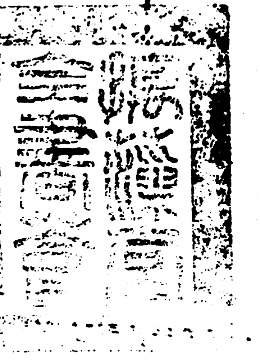
海亦遇害也格與興興師昆弟俊邁而尚矯譎皆有父風
興師幼年出宅門見其門僧忘其名傳相國處分乞答
之其僧解后莫知何罪俄而相國名僧坐安見其詞色
不懌因問之僧以郎君傳相國處分見怪未知罪名相
國驚駭慚謝以兒子狂騃幸師慈悲回至堂前喚興師
怒責之且曰汝見僧何罪而敢造次對曰今日雖無罪
過想其向來隱惡不少是以笞之相國不覺失笑
此卷第十九條載陜虢觀察使盧渥與八卷陜州廉



使盧沈事同疑沈澀自是一人孫氏偶不照而重出耳



北夢瑣言卷九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録貢生臣趙希濬